

首都圖書館編輯



清車王府藏曲本

(全印本)

23



學苑出版社

全印本

清车王府藏曲本

23

学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曲本》第23册目錄

五虎平西 四—三八（卷七—卷八〇）…………… 1

五虎平西 四

掃除逆叛征江洪 尔等既点辱武义 旧有功名上进心
 但能勾 尔等既点辱武义 旧有功名上进心
 古今本是仁圣主 尔等既点辱武义 旧有功名上进心
 一定是一 尔等既点辱武义 旧有功名上进心
 不負功名加倍封 尔等既点辱武义 旧有功名上进心
 門排画戟光宗祖 户列爵英海后入 也不枉
 苦下功夫祿义人 呈姓揚名后后人 十二黎明早子角
 子爵花城要辨明 齐集本部叶调选 批中记名入册中
 何崇相 八月十五下教坊 奪取印印論莫忘
 贴期有候林后悔 如若要 揀選不到定除名

相言翁婿商议已定这了賊告辞虎吉府外上野先奔兵部
 急得令先叫單兵肩抗大牌按門挨户查对奸細火烟單
 照看与虎本师所说话細說了一遍出后又叫書吏寫了
 一張告示贴在衙門口曉諭那些应试的奉子軍公只
 從宋天子將首义願行天下但有好武之人誰不想功名
 富貴打点前來奉印田從七月廿日八月初間起東京
 城九上招商旅者之中住的是四山五岳那等在武的奉
 子不少人心先到兵甲投了名姓家鄉年貌 岁数等單

自標這批軍者方許下坊在演武所奔印点名眼者有
 回到了八月十五日咧正盼想兵部云告示大家前都要看
 已是什么言词怎为一宗規矩誰想到贴上告示京動
 了左武之人看表現者

申君子 一齊觀看告示上 寫的是
 知悉君子一傳尊 以因為 西凉反了即天印

墜歲百姓害黎民 因此上 天子設立教軍坊
 机道好汗流俊英 掛印為帥與人馬 但急得

奉旨速速告示者 年月日時字一真 申君子
 前星之時心取悅 一齊的 連忙回轉客店中
 左武之人未的不少須得一叙明忌而言大家者單了告示
 往回里所走內中也有單來的三个同行五了作世先言
 有一起四个同來的內中也有办了是亲叔和弟兄他們
 弟兄四位看完了告示回表按肩擦背言真奪印之
 爭眼者相商自己店門不远忽見手下宗丁慌一張
 跑了个吁：气喘未至四人跟前重奸奸不解其义居長

的這个入一見宗丁如此光景不替别人用言先旧旧話
 說尔等這般形景是怎麼了只准慢七言來那君
 宗丁喘息已定張口結舌說重位不七、好了東京乃
 是建都之地天子脚下誰知王法全無更不識礼欺人
 太甚 申公這个居長的面面生面面惡力大无
 劣

那一位 大耳之人多凶惡 性極剛強猛又凶
 這宗丁 他的言词還未盡 只听他

一声怪叫似雷喝 他面言词还未尽 巨口一张阔言道

那把那

说活不明我不懂 欺人太甚主何情 到死只有人怕我

谁不知道赛冤君 不论谁 想要欺咱万不能

那算他要死硬了 快：的 把把情由对我言

这家丁 把四位爷们尊二声 时方才

重位前来看告示 我等俱在店中存 初以进京元不假

坐在门前闲散心 那知沐器风俗坏 此席贵数外痴八

来了个 少年之人骑白马 勇后跟着重家丁

歇帘帘威登狂忘 他的那 家丁如狼似虎形

堪：来至店门口 主仆到相一窝蜂 他的那

坐者之人来站起 圣驾超过一般公 小人儿了门口生

至无站起元是真 马上之人动了气 分付跟他手下人

赶上末 一齐掬着鞭子打 没头盖脸胡乱打

打了我们不算眼 他说是 还要把我主人弄

那了紫脸的奸汗闻听由不得无名火起双眉紧皱二目眼睁
说他的家丁打你们：旧没有手不成只准管合他们打
口出福来有你大下一面承管家丁说小人和进京都不
如此死风俗又不晓得他是什人万一闹出祸来恐中
位了们见怪再者未下山之时二位老下主付到了东京千
万不许招灾惹村故此改散动手

弟丁说 小人由恐生去祸 只得忍耐在心中
谁知那人真可恶 在马上 反到生填把话云

他说家女有了罪 你与家主礼不通 你们是
那里来的真胆大 跟的家主何姓若 竟敢见我站起

把把公子睛看轻 你的必生在柯处 叫他前未陪罪若

他若是 恐罪伏输旧罢了 少若不周用拳榜

快叫来休息慢 倘若是一 若已挨活不成

告诉店家不准走 立刻送到府闹封 因此上

小人前未通个信 你们颠辱怎是行 家丁说罢一多话

紫脸奸汗气下心 口中只说气死我 黄了天的野事情

你们这 一起女方真可恶 玷辱齐平山寨名

为柯不再他们打 歇站了 素日招灾惹村名

那厮如今在那里 快说来说我听已 家丁说

打了我们他不走 还要见我主人 陪了不是他才走

咱看店门才恶毒 这是一往实情话 至无屋言假話云

此一时 不但紫脸英玄恼 连那三爷也动嘴

摩掌擦拳齐怒 一丁丁 口中大喊丁丁声

这四家奸汗尽都是招灾惹村到处再不让人一闻家吓
之言人心动怒丁丁生嗅那领旁村前去但见店门口围有周
襟人等不少走过四丁人之中有有伙子的今年一十八岁生
得眉清目秀面白唇红身才五尺使一索枪是门里云月瘦
读兵书深通战策他见店门口围有许多军民观者惹了想
东京乃是帝都之地商贾之集三教九流皆有因此对中
间言说话

小英雄 有语闲言呼列位 三位面神仔細听
你我非比别人等 相父在 汴梁城中有大名

只因為

昔日曾被奸臣害

因此上

埋名改姓在山中

却只為

天子傳首叫奪印

你我又進休梁城

東京乃是華谷下

非比別州小異分

王公侯伯常來往

大小官員不住行

小弟想

除非為天子過

才免誤

跪倒接送元正明

也不知

那斯却是何人等

他竟敢

叫人踏起好不明

想必是

自尊自貴欺良善

他的那

眼橫四海目無人

枉敢胆大打高衙

你我倒得見死人

三了人

聞听一齊說狠好

登時未至軍人

又听家丁開言道

用手指

就是馬上那人

四位好汗問此話

止步奉目看分明

見那人

素白札巾頭上似

二龍戏珠晃光明

身穿描袖西番錦

朕束白絨以一根

粉麻唯靴登足下

彪軀凜果杰驍宏

又見他

臉似良盔一般美

眉粗眼大有精神

騎馬在上多宏壯

相睛也

不似平常以下人

四了看罢多合

不由怒氣往上冲

那了

紫臉大汗先海話

二位弄弄別動身

你們在此站一站

等我走

舍上小輩見翰芒

這四位應試的好睛見了馬上的公子表怒更加怕的呈宗丁回的那些話實叫人生氣也越的呈見了面到有愛慕之意這才呈天元有八九華會中之人活要呈這秉真怎奈那了紫臉的大汗也生傲暴剛強村粗魯莽他自怒有少了說的那些話心中氣恼陸有三位小英左說道吳中弟們如若全上手那日不呈好汗於為及了人打也叫人恥笑你門三位站一站代為先去把那所治一个心伏口伏方睛心取之恨三宗志汗還多那年初的英宏說道大哥你既與前去合他比併之札好也二件千萬

苗神今日比不往常之日你否深某城非此天下在試之人來未現表告示从此過臨的人却也不少我的哥你與那所較量起來倘若呈敵者不住有了一差二錯可旧叫這些人觀之不雅从此玷辱你我夫人之名祖父之勇那紫臉大汗會听小好之言由不似微之冷笑吳弟你等多慮未从耳弄此話你也不想之難送你还不知者足奉脚呈高人的傳授

紫臉的

好汗不听年幼話

叫声夫弟你放心

今日再沒你透路

法般呈

若惹賊你万不能

今朝如何見不到

方是細說你听了

說一件

我的拳脚言對手

投过高人指叫做

我当那所香了臉

何用兵刃又相爭

全凭全脚上下下

一字他輸方先盈

第二件

我的身量既大

方兄志能落下几

正言的人未真話

忽杰又

馬上那人語高聲

大叫店你听我弄

我的话与你听真

你忘了

没有工夫怕他弄

如今回府中一快之聲聞送几了

少甚埃这我不容 公子马上以此话 四家志汗听的真

紫面汗 大汗时间真刻恐 巨口一喷喊连声

何处小辈去天礼 你拉散 这假扣袖忍看身

快下马陪不是 忘甲痛恩把你容 你拉散 这假扣袖忍看身

牙崩半中说不字 那下叫你宝遭瘟 月说月恼月有气

那马上 到把公子那气仁

东公这马上的人既叫步了打的人去没说去了的道礼苦了

会子不见有人来自志回云回转方中用此不好店家把这

些人尽都帮闹不许他门住在此店肉以着不等的怕你的店折

了他等如若不仗以官叫他门找我去拼一拼你说正与猛听

有人喊叫为小辈去礼拉打我的家人还不与马来陪尔

岂不用说咧这必是住店之人必志从何处找了来的公子

在马上亲眼理我小是对面有四个人一乍一凉一身材相貌

堂一与平不介

小高杰 马上奉目相面神 打量英在四个人

天神一般差多小 尽都是 身材凛凛有威风

肉有一人高又大 他与别却不全等 戎一戎

紫色扎中靴绣代 紫假扣袖忍看身 查找一条朕中汗

志假官靴之下甚 面的油漆盖又紫 大口烤向似血盆

身材凛凛高八尺 浓眉双道和竹眉 屏目睜开似金盆

付又观睛第二位 他去胡孩五年挂 朕元背厚甚腰勇

大仁扣袖赤毫代 面似笑曲一般介 赤眉双道似红线

一双大眼似明星 真边红注火端美 彪躯身体百精神

第三条了 皂假扎中印上代 志假扣袖忍看身

一条差代汗朕肉 他的那 扣袖忍看身

面似刀铁黑又亮 剑眉双道起环环 春目再秀第四位

年化回元二十岁 生了一相貌果骏左 生的面似烟头公

头代一及来扎中 白衫扣袖赤毫代 莲白唇仁眉目清

大约看 年他不过十二三

公子看把心犯愁 朕肉说 这佳小将与朕介

马上公子看见这四家志汗不由暗了暗来付肉说这才英

奸汗那三个入还罢了你秀这川白初将年搜身量与我不差上

下公子正志次音忽听紫面大汗用手一指高叫说道那厮为何

打了志甲家了还不与马来陪尔志甲陪不是替到抄时且说那

公子一见这四位英在心中有爱慕之心怎好着脸去与

上猛听的这些与法由不由心头火起一声大叫为村友这

等云礼

小公子 天生救教多性暴 到地事先不让人

今朝文武谁不怕 那一个 朝把公子叫一声

今日面叫人未骂 漆汤浩言一般介 当面做

睛看之人难禁受 不由动怒面生味 一声喊叫似雷吼

大骂村友了不成 从容家奴至道礼 眼内有人把我轻

你应该 见了志下倍不立 公子受恩万不容

拉敢胆大不逊 想言你 假代生五世界中

公子没有下座季 家丁连忙接走马 小高杰

且把袍衫衣服挂 又把背膀伸一伸 大料村友来受死

说道

敢与多户和上下

你竟敢

痴男说梦争乃分

该省也罢了振翅

这必是市一般金

七气坏了

后三倍四乱和

双眉紫合眼无睛

睛秀之人往上桥

手摆双拳奈公手

新说公手动了气

紫脸大汗淋漓

小下的

武文精通谁不晓

沐果城中香尽手

二人这一交上手

大料有

必言他输了苦

这些暗箭之人多一半送的公之公道他向未闻气云人敢惹旧是

付肉朝文武也还让我一步切说别人这肉中秀凶南之人还自

大可旧只是李店林云当不惹那知这任公子准惹谁也不敢惹他

如今是打了为武的人不用说那算言白打了怕只怕在劫之人

万一倘有这任公子那可旧了不旧了一空是将这入今去治必

是灾治这些人量任五那里官将我拉云来一空是受罪这不过

好端了倒了这应那之

时这任公子志愿将这个人打死了还

算言我的造化

店家有住无主义

心中暗之自欢喜

沐果城中存帅所

生添了

亦取功名苦数人

孤般穿穿却茂威

旅店招商外典

我口说

必是一计好生又

空志多嫌八男只

四位亭子住至此

余人做了一大群

人倒反店与草料

一天茶消不非狂

一空是

吞了帅印方才去

算好之时日徐下

沐果城中存帅所

子各有

天冷之时好过冬

谁初又不送人原

钟神忽忽交夹门

偏之的

公子去店门口

那些家了未欠身

卷的公子动了气

唱余非随打未人

店武之人也不款

介之生相话横中

四个人

世白里红各菜色

由以天神一般金

川白切将区算净

那三寸

月稍月惨令人哀

这了紫脸分外忠

高六身可相说凶

刃兮人

这一番折交上手

春效输老双可十

心子卷了算其心

大料才子多甚能

万一不卷学脸汗

小丁定肯美欺心

一空是

物他余刊牙门云

唯免我受受有利

不后店家信官怕

五把那

紫脸大汗收一收

梅香区步扑上云

世空公手下抱性

小感杰

一息不由撒了笑

暗把村城骂一声

暗拳临近下毒手

他这里

袍度神拳画打人

这了空然的大汗他把那公子放在眼里睛看小怕身量不过之

尺生的又传秀动起手来再去不腾之理喊叫以雷铁扇扑余

旧奔那公子而去止说这三位好汗任愈好汗眼望直里白二将

说这云弟我在咱大哥若偷力量可也不小若弄马上折去还有

乃合勇战若论步下勤拳脚不空我说不肯取送那者先送

做与喜东京城乃之大邦之心你到秀那年初之人以兵要可小

几岁身軀矮小生的可肯说你二位我那个义思大哥山以猛

虎扑了去也争相没心人尔气的想未他身上有些武艺咱

门内了之中着论长拳打接那拆靠跌打伤碎几朵
的拿住这等流志兄弟打头没甚应该说叫去大哥老了
便罢了大哥不能取泰总你幸苦了千刀万剐保往大哥
脸面出来年幼豪杰一同此言我叹说二位哥只肯救心大
哥若不养那人自有小的与较量了忽听黑面油说送
住仁兄之言中不必过虑出来他几个准泰准输再行送
理便)

且不提

三家如何来弄活

正再紫脸那英石

恶斥一般扑上去

别见他

口中不住嚷过声

大叫如尔去送礼

拉散打我手下人

今日了

天下与你比一比

要把输老拳效不

当场若不将如秀

软了江湖好什名

那家心子撒大笑

只把村支叫二声

我秀你

未若能有来人整

公子必肯来送输

余咬唇不略莲

既过气

英石何必说高声

不待你旧说一测

当场准叫你丢人

紫脸的

好什余听更有气

以眉岑当那无睁

身临却迎离不送

右臂高扬把拳揣

吕宝公子妻款打

太山押顶着不送

那公子

一是不由心肉快

村支胆大目去人

今日不叫你出来

地叫他

晴秀之人把靴鞋

见拳临近互序伴

铁过右肘身房后

那大行

一拳打空力使猛

柱前一截跌身形

幸亏年幼身灵便

差差跌倒五块左

那家公子将身稳

回身一脚力十个

响一声

脊背之上有了重

荆云之人倒在左

响去之人齐喝采

说送气

公子拳脚果杰能

小公子从大汗脚下铁将过去旧里一截肘打去紫面英石脊背
之上这一下实而不轻幸大行身强力壮益去我侧这步近
别云之人也难奈受那晴秀之人这肉中也有行宗也有力巴
更有行宗和进门医再云今日晴秀人自家更多肉中刻有好
些紫面之人谁不念几下拳脚见此美景羞不而声大语未免
也亦低声议论了了这了紫脸大行竟是一个大笨物身子又
那康些拳脚在尔不通怎能取泰旧云之核拳托打

这因中

云说之人会动甚

彼此引之把话云

川白之人身云小

秀他的

紫景紫拳脚能

当场既云此拳脚

一定之地站上他

且不提

晴秀之人议论

再说三位小英石

站在一旁面神秀

细往当场验傲去

但是大行扑上去

这以恶斥一般公

也看那

川白小将用拳打

大料被力十个

又是公子不招架

他从那

大行肋下一擦身

这此少年说不好

大哥一定被人楼

他的那

身子即抗回的是

这二首被那人卷

话天说定有了重

打的大行一擦身

你互互

又羞又挂喊一声

转身形

哎哟一声说打

方喜欢心小畜生

巧便展看将打

用手指掌小公子

人群中中英雄能

志下为你拼了累

话至人前代志生

说有话

付又这步扑上去

这次心中暗吊神

右手握拳逼面打

咬牙功莲下狠心

公子一息撒冷笑

晴秀村夫太欺心

小英石

大步扭身而神秀

见拳临近把手伸

接住手碗搭上膀

他的这

往前一饮下德恬

那家公子大料四川力甚他不由转念故此用智奉他雅想那家
脸的方儿他天生粗骨刑处好养素善多人以今奔到东京前
未春印你有个先中旧自他火又五人群之中一奉师弄打
肩被公子一推肘也不着恼成怒之气加上这第二奉又比头
次加上十成劲了恨不待之奉把那家公子打一背肉烟皮都才趁
心头之恨那家公子见奉临近伸左手把大汗的腕子托住又托
上了右手挂前一领他的劲怎肯容情

小豪杰 那到大汗派力猛 才仗一巧破千斤

搭上手往方欣 这却甚 借他之力要害人

大汗不由身一抖 字时下怎敢松 转身形

旧苦下面一担脆 松手古冬响一声 栽了一个嘴拾地

脸胜鼻青满鲜红 四面八方齐叫好 力把松家喝采声

有那些 认识公子齐傍腰 却道小将拳脚能

活果城中没有对 切莫道 以外之人更希松

与三语的齐没福 时间气似年初人 这通句

小和股衣紫之代 口骂二位志化更 这所元礼在可忙

倚仗奸巧拉老人 二位好伴别云勤 现睛尔身立步切

若不至 当场叫他出了血 珠辱你我弟之仇

经脸仍伴没敢好 除了你 瞎了睛

说话之词面神秀 大汗抓起立身形 丢鞋打采回里走

身破脸挂一身血 不敢动手去相争 手指大火语高声

走前威儿去半分 字睛着不由咲 要与公子见输甚

相你道 武艺旧敌来未摸 别人难以赶上几

当场出丑岂不愧 从今后 再到京武论英雄

也曾表过这位公子世代功德之后他乃将门之子要论的合注
果成虽太平插净功劳再求不过他旧量他将大汗打倒了自
己这杰打量有算不多什么美心看满世间礼洋洋列座尔
比输给人家依与人前是笑闹里春弄又春看这些输与人
竟把比他言好此个大汗竟自打倒自志有些以之委心
中一做这口肯狂言狂说之行不看看后还来尔莫听那道一
人高声喊叫

那公子 巨自的义说为评 忽听有人高呼

口说那人休狂妄 岂不知 英雄肯后有能人

某前与你来比拼 看谁胜谁不能 后什么

某人的武义念我仗 我也不怕巧招欺 那家公子念此话

拿身面神脸傲甚 但见那人临刃道 那程威儿大不令

面如傅粉一般美 他的那 以斗重肩身有输

目秀眉清少手彩 许多机谋改射中 又支眼

一转眼万千条计 布阵排兵立刻就 英雄人物天生美

心比那的鬼十分 公子看罢时多会 暗下唇呼目中味

这个人 大料不过我令等 面晚生的情又秀

天比大汗强几辈 这才弄 人面俊杰物中虎

四人会到此处 必是相好友共事 他如今

口说正与我比武 一定他起拳脚能 事重弄不折他拳

祖父英雄搜冲中 公子怒罢闹与道 大话传与收乃不

说送言 那使朋友话指步 不言相好字是亲

想尔方才那大汗 与弄架 执手会春把话云

看是我怕他挂倒 痴心妄想迷迷事 苦命云

五下说口说方法 世间与人比能 公子说了这句话

气恼了 爱幸川白小英女

你过日叫人恼起 朝廷到此怎么行 绝不该
打我窝下不可怒 出言不逊礼不通 不把我的监具打
住仗灵使显其能 立下又且亦不过 一腔怒怨五心中
我惹着 要与羊架式一式 肉中不假我难行
你若动手怪我羞 不用说 许上沐花更羞人
倘若不能去立下 羊架难住活县城 那时节
搬了不好住不好 只如不比保上宝 不过大家保住脸
省的封美与中人 我立下输了不丢家 印也不辱我窝中

怕只怕 公子输了怎是好 只恐难免输出苦

五下说的多奸诈 只为你 自己情愿在窝中

及人武又自知晓 转占不转你自忙 古量有

不转羞我旧式 不志挂倒量正任 教中破破几由依

公子性教勤死名 爱慕之心余敢 一腔怨气填胸中

不用多说快动手 你敢与我一战 一 躲羊封席一般风

那位年幼公子今日旧算忍了又忍这至平常同早旧打趁着了

方才听是那人之言你说他心中这口气实在难忍口中说到

那厮休说那不通之语我与你皆任并而人物何用相开口

重你我二人此式之时可知这命脚毛那倘若量伤着羊架那

时休怨至下至位自己辱甚不转休后后休言罢你代穿衣

用意代里外朕行了各怒旧要上前动手萌若人月聚更

多周的不少

四面之 脂舌之人住上桥 与三傍乱粉之

又听有人高声说 徒送呈 列位御亲话听的

俗身不错真而云滴富尤去野却量之语担之一件这位公子此人
真骄口越可有一件好处英不爱好奸道说他今大行劫去是
去勤去乞怎说你自己知道自己身巧灵便奉脚伸受的去巧
看是来去逢此也大的会不理合他算第一能打大的不相如今人
单欺付比他小的到说真打的真若那人人料比他高也他不教差
真与他论一个考勿尔他心里款义不点人家怎么却叫佛在横
呢这位公子与来不念一良来斥商人睛早位身量合他仿
上许下这才执手当胸代笑闹言二羊架这是他从心里爱惜

那个人皆用言了年轻的保候嘴内又说去世人判我能我刀你判
我武义咧这句话可自是一圈骄傲的性说和川自幼知更比他
骄傲却却比他这秋弱谦恭礼貌一身公子之巨也旧执手代笑说
羊架老之牛处人元世之宜内男更功勤之羊止身还未
必有什么前程也没有你去送送你叫人索然起何猴
之礼

川白的 壹情恨义腮念笑 羊架面神仔細听

天子到羊莫过礼 此乃言 建却之古汴京

既志有心不热闹 谁往与杨礼不通 肉内
 大家内眼又作否 在往与杨礼不通 高申弟个才空
 镇过二位比雌左 宋人卷卷齐说送 这活没的到者收
 烘的声 奔往与自身防空 中入双卷二英左
 又是心一执手 没声传 羊架乃量外系人
 川白三人说不好 这往心子假谋茶 既而止
 较心式又动上下 动手方以见输管 心子点跌没有礼
 口说无平整茶 后罢回往上手站 爆肥三卷剑平

小素杰 心量连打二踢脚 美春去动里转
 四面八方齐发声 那些人 口说不挤往上搬
 一乔乱策动了手 烘动系京字说 有那些
 好武之人居门观 力巴不过响响声 心子来回走几踢
 气昂气 眼望川白爱妻人
 那家公子走了一簇春袍展幸欲端了几簇脚这不一挺身那
 望川白年幼的闹与说等原林到欠笑你有什么武又只管
 施展了我也见：那位心子才是不怕走的春脚架武

转通本欲不端门路分的情脚下步数走的程册中时透好一
 位年似素王且说有些脸大行教了个鼻舌脸腔用了一脸
 土见了位里二晒不由代恨心中说好一个幼年小辈竟自有这
 般武义实而利害里脸的代笑说大哥你既和他利害由该
 会动手哇还是像先冲罢你哥不羞那尔小辈你忘人
 可城一脸素
 且不提 三家好行用波论 与在当伤及三人
 心子把叫叫动手 那一位 川白小将而念味

口中说送礼有罪 羊架原怒外伤人 既有话
 托前架子门路分 宋往川跳倒胡外 回身走扑那心子
 小素杰 心子一欠性招架 手打脚面的一声
 甜子翻身将过去 旧式下边使扣脚 心子吓下直滴凉
 脚端以奔奔南内 一低头 忙伸右手要捺脚
 小怕一见微之咳 六脚方个批横形 小素杰
 毛朕将进心子手 比什时孤一个空 王女川核投过五
 脚面比位小素杰 心子在滩难动鞋 宝怕忙将门路更

他这中 一伸手腕使反拳 凤皇辰翅挂彩翎
 小怕倒身躲过去 心子 五换门就办心东
 睛弄之人尽喝采 反武卒子长叹容 齐说送
 对手救过入母子 将吕良才各用工 连蹄代跳是文快
 近近过那脚踏鞋 二人俱川白使沃 未往争持受不传
 编的 年代身量皆相仿 竟自难相尔我个
 施威猛勇白欺辱 未封有 作派典洪玉甲也
 这办个英左打成一六那些晒着李氏反武卒子人：喝采个

一称奇却俊这才是一双英石榜建对手临与良才那些了云云
 之人也有早此双睛的也有所久人使拜了未至而面上双看
 且说那家三位好行秀列的你你说担一个学脸大行六梁白相
 手打掌口因没到衣尔兄弟补的比我厉害了能抱小相公捧
 几个水头那才趁我的心原筑脸的为行说火哥按我
 双睛不心是系足弟上前以恐怕咱三了人号却不是那
 人相对手
 三人 说看付内前神秀 目双当场二英左

以好挂来分上下 发不出 谁养谁效那个是

好个今日好奸 英石跌与英本 刘白言

猛虎登山寻狗豺 戏在江湖浪里冲 事燥灼武乃敢养

腾挪内展显奇能 二人月打更有气 为人晴况念不凉

小公子 却是名门英石后 将门之子将门孙

川自爱素人不弱 把也言 名门之子长代报

二人比拼去德援 谁也不肯让谁输 这一个

一拳打玉凤抖翅 用手投鞭往上进 一了脚踏连环炮

把店上望分上下 太山相攻往下打 又使黄龙三转身

将身一转上冲 便候高踏鸡之上架 忽尔豪杰巧更刀

脚中似式罗川脚 公子使了火反身 毒蛇吐信配双情

一脚反臂一扭肘 小将扭脸用手封 忙使回阳偷天式

跨虎打打恶文凶 怒目非回山岭 公子脚踏身子灵

发声有 恶师争合迎面使 仗了个巧女任双针

小将英州子指 他的那 羞柳去闹眼目灵

尖生长拳主闹打 后来他何挑起身 双拳人

去堂一对几魔席 不见秦效与翰笔 时间公子急又气

心一狠 施展能文使家传幸欣云老人

中心 这位小下却是因岁摸来相访身量又差上下却是白矮小

跌打做一圆撞成一处这双家好汗踏过行迹才暗见出来力

已一点交不出谁是准谁又了人打了谁解难分四面上睛若

人不少云不喝来走前长秦次后短打川白小将仗了个凡自

单展翅昭宁公子脸上打来公子侧身躲过却把那人胳膊挂住

趁式尔一倒便了个查雀登枝对准公子面门打来公子的身骨

灵便式又高猛往傍边一肉小将的一脚踏空公子旧式尔一个全

紫徒脱把小将好子骨撞得平才拔刀回把小将拖了一下过了

小英左一見公子将他左脸拿住一攥劲把前身一掌伸手把公

子双腮搬住便到一差把公子相了个迎面朝天小英左这迎回

嗓子一露旧宗在公子脚胸之上那位公子伸席抓把小将揪住使

半身力气收里一川小将的身形全往前一栽回扭立公

子身上又了人回投立一处你说四面八方睛若之人；补奇

为了喝来二人揪扭多时亮云分解 双个入 武义一般老系分

揪立一处非个粉 快动了 四面八方皆共氏

声音振身和之喜 与三语的乱引了 却说云

这才算字英云汗 对手横逢双了人 只说公子要怕秦

谁和那人不外转 拿住右腮念不怕 刺把公子揪空

这二位 年化有佛一般全 拳脚好秦效个

正是军民闹说福 猛吓住 一人高声把话云

口等二位说息怒 我有过言贵耳听 自古道

办件到处防奸计 英石谁不爱英石 二位武义去上下

如仙当街南哭声 又有在下却清然 彼此相和何姓名

又有徐位聚一聚 四向之商皆足中

这来解功与未必 又未定来三了人 候候柔容和礼形

里脸之人先说话 上中改当把气平 既说这位来功解

来去的三人乃与当年初会来好伴 且是这位功聚的这了人夫

我道微礼中身川字微和袖脚计 乘犹是登落底底靴生了

生民盛大脸四方面眉折方口又耳垂肩身才禀 胡俊才考

大约年也有三句人总不傲一派和家气象 这正是在那一合

之人天元有分一旦以故里面看把一担项眼所看川自小将老田

闹号说兵中不用到手时既咏这位仁是有来相功九是一

固好义千系的不可性文后罢又望那公子说道小将军你也

不用如此起来卷名门之后你我也算三才还在一

处

里脸的 英石代笑呼到住 不可动手及相争

这了心子言是好伴 他与你 是元泰效与松手

四向之内皆兄弟 常与性之惺惺之 川日的

小将不敢担老长 松手折担抖威风 那家公子也站起

二人却是一样心 彼此相爱多亲目 臣下在萃一会人

又是那 里面走上腮代笑 口内只把公子言

余中年轻多过鲁 迎迎你 宽宏大度把地容

公子曰先说不敢 先走此话太谦恭 这伴

算来尽言少的瑞 如如今中礼不取 后罢一弄冷之笑

灯烛之尚故交素 里面之人又说话 眼望功聚那英石

小中还有几句话 但不知 那家公子也站起

那人代笑回后道 手是有语以答之 里面说

此店曰是我下处 因另表武近济果 若批在下睛等架

不至东京深集人 大料也是来有印 因为功名进京城

那了人 代笑回与说正言 还有何与话再听

是色之人南与道 说道是 又与等足叙之情

那里脸英石代脸代笑说道多承仁是这番美又前来帮功你

我今日相逢必能得此也也如说话之所差批于中不待等架

一会到小步偶而一叙未可知肯赐笔那了人命听尚未闻与但

只是那位公子说回再话代笑说既承二位相功又与这位相邀

小弟还不敢教 小弟愿挂小公子后还未尽息又劝架之

人吟了大笑说到底英石在气概这才爽快说了一件甚下还

有会来几了朋友以不弄嫌大家同往公子说批好了了话

看今友迎店

那了 好伴听说腮代笑 出于招呼来兄弟

只听外边人答应 一个 声如雷孔一般合

心子一合人的一了 幸自由神验候甚 但却是

当是来将高之尽 面感歎意新凉 是假礼中言和袖

一茶茶代弟朕中 荷底去执之下卷 年化大料有二句

第二住 而似言空一般来 密边赤位大端生

翠翠礼中川和袖 长成的 朕元膝厚双头奔

是说相投多凶恶 瓜是名门将相报 他寻祖

扶住紫王与太祖 世衣功德行马以 玄音的三男川素
面找好似烟火公 怕有不便叙姓名 劝强之人把话云

此一伙

素到那云腮代笑 大家会到旅店中

那位公子说有礼

今日了

小弟有幸会要左

你我公尽这生店

公道名姓叙年庚

里脸的

他老执手往里让

中多有将往里行

手下仆人也近店

一齐来尽旅店中

店家双喜将伏念

但原却是一家人

四面时

晴秀军民齐散去

早与几家小英庄

一五来到上房内

忽是那

里脸之人把话云

九位好汉大添了上房彼此见礼平生里脸的素来代说
望小公子说叙命小将甲寅姓高不那尔心子只身说不敢
小弟乃延出总兵之子不敢与父名小弟名叫杨文彦里脸的
说送元来言天位府甚多多有记号与里又向知照之人那人
回答小弟乃言宗世姓史之后名叫杨雄号叫小大岁的便言
这三个兄弟各名各门之后这一位名叫大行岳奎乃同台节度
元福之后那一位是石奎之后名叫石天林一位是史德之后
名叫史刚平人又问道这四家好汉是脸的找这一位乃是姓
林之后这一位乃是石之后名叫王五强我乃与余中
乃叔伯兄弟余中名叫胡延的在下名叫胡延展乃是胡
延赞之后

手好行

被此人之通名姓

忽是手下献茶

太岁姓避开与送

善一声

到住前神仔细听

今朝大家会一处

天元有个不能轻

云云

在下高攀入小好

物不八拜传一盟

云云

仿学批元三弟先 志唯扶持信是神 恰似当年雷与陈
但不知 中住足们怎么来 肯与不肯云云

小宗英庄弄说好

一会身

却说此话云云

呼延展和付中手下

快活帝与者三控

等时间

宋将茶庄往外转

店家但依宋英云

不多一时余开备

三控指孔秀进门

闻友子帝与元宝空

没摆客事正店中

中好行

一齐身会指起

宋出烘茶左右

中手折香弄玩

一个

口黄大愿来度心

中英左尽五店内容所止共欲任手下的家丁来往待款后
中间杨文彦代笑眼望小太岁秀左问道说请向仁兄但不
知你们四位住在那座店内胜然说在过奎元店内小公
子说若依小弟还久四位仁兄何不一齐胡孟佳四位志哥都
到余下居住岂不是好情胜说吴中美景总不在此店中方
便代哥过了香印之我哥度诚信义大哥到店上恰志太
君叩头请出中人齐说那急听是了胡延展说到既是大哥
嫌不方便不往志兄弟家去不亦神到这座店内你我弟兄
会居一表弟兄商量人教塔香印之心二刻小弟还有一件心恨
大心野求相助一替之乃未和仁兄意下如何胜然说好
这到言正必与里立刻叫手下宋丁把包裹行李马匹等物
搬进押到那座店内宋中英左同左客店房上上闹杯畅饮这
正平水相逢恰似知己皆因却是元华一念之人余是宋朝臣
宰之后官门英左人投起七代功且之后半

这此了

拜切英左人之姓 投起那了不和介

宋室臣宰有名后

辰朝星

太祖高皇帝陛下

打头是程法尧元 他占印牌斗先 小太岁

情然乃是他的后 送回侯受官忠臣 再没旧量拙文质

云侯府中谁不命 他犯火山王名杨派 其乃快劫片乾坤

谁不咬 孟良一公其刚贲 天波楼内有大不

孟姓佳玉水个后 其乃生 名门之后将门孙

史姓石横保不担 天行山前恶战征 我有这

艾刚还有石天禄 世代功勋后辈孙 再挂川兰胡廷慧

技保太宗有大鬼 他祖通伴刺过字 建功立业天下命

因廷见 侯受奸贼害良将 一除奸富同典刑

幸喜走脱斗先水 才生下 胡廷虞与胡廷彪

不入后身落草 官家子弟你见人 却此为

速速奸贼共接亮 通的改姓与埋尸 此乃闹后不多叙

草来运 心又文质代笑云

小高在座上仰笑朕印里下胡廷虞口呼仁是才你说还有

心之承中住位长助一臂之力但不知是那一件口情小弟斗胆

敢问仁是一声莫不号雨为十五日演武所前看印去见仁宗

万要不成胡廷虞是向口呼中住位是加雨为彩山原春印必得我

宋速速奸贼大害把我胡门一家尽情向新可恰埋互一坑之

中幸喜危天垂佑走脱了宋父弟是二人流落他处幸不招素

因此才生下弟是又于理与云横身万般去奈在齐平山落草

为地不知几时才生出头来接党大报冤仇方值心原第二件以

性命之尤因此才起宋中住 胡廷虞 朕望英在京奸臣 口呼云弟与仁是

益那小弟我怕死 在困为 良考石家死的苦情

一百十多口是一处 还有三台峻喻民 州内县

查拿胡家有府宰 拿住内罪不相容 不许军民将故上

谁惹仁宗下私心 岳高小弟哥尔又 听见有印运东京

艾五那 岳高之内报名姓 岳高挂其岳名姓

气报其名共佛姓 岳高之名 岳高挂其岳名姓

到了之日入教坊 演武所前把印争 岳高挂其岳名姓

帅印另挂到裁手 全仗兄弟共仁气 岳高挂其岳名姓

甚牌排印受皇者 协代小中我哥水 岳高挂其岳名姓

怕心怕 万恶奸贼死国又 岳高挂其岳名姓

小将说送这同话 岳高挂其岳名姓

只说放心云方得 岳高挂其岳名姓

听又说皇我的朋友 岳高挂其岳名姓

到把个 岳高挂其岳名姓

小高在座上仰笑他力言世代功勋之后其是奸贼生男养他说不怕

岳高挂其岳名姓 岳高挂其岳名姓

岳高挂其岳名姓 岳高挂其岳名姓

岳高挂其岳名姓 岳高挂其岳名姓

岳高挂其岳名姓 岳高挂其岳名姓

岳高挂其岳名姓 岳高挂其岳名姓

岳高挂其岳名姓 岳高挂其岳名姓

我家祖居在山后 胡廷虞 岳高挂其岳名姓

只因怕了大宋 假封王爵出日 我的祖

伴架随於出日收 口外有门骨肉亲 每年进京到此去 必事往存心人情 送上礼物原存有 如祖岂不疼加如

皆因乃 国又压藕生疾如 不忍我祖非奴娃 没有国又把他控

又因受社人直来 胆吊中 又讲和

日稜月累不和睦 他当压藕相执人 又讲和

任受奸贼生毒汁 合奏当今仁宗 西宫天上天齐庙 还有烧香秉虔诚 压藕又奏当今主 脚踏龙袍把祭收

因此上 奏旨以保死奴去 那唬却是汁半在

高前下鞦韆近庙 那奸妃 廉耻金台信口咳

诬杖受犯生邪念 调戏西宫下院人 压国又

越式又把万寿春 出口咳人喜友来 好什说送送司话

由不口 以气嘘声而代尤容

胡廷度说送此向由不口口中以气嘘声而代尤容其玉合孟强他二人书别来不同一命此言心中有气位而旧那压来气你一重我一碗少人喝的不少登时见压有小成是去是旧心中有气生

性粗鲁噪子又大说活声音高口中说送送了了了了仙西宫压妃去脚去盖过来与词残唐忠良难为他说出口来送七弄不体面吴中死国又他义生出甚么奸计越式尔上了一道什么本章

那洋君推了没有 曾表过 其玉生性特与鲁 一片肉热恨奸臣

口呼天中只管弄 说一送 为兄合来听一听

胡廷度口内等先 还有到任来弟兄 那压妃

像与气春当今主 万安白之下心因味 奸贼越式尔一弄

气春当今主至此 他说先犯生心歹 竟与番邦外国通

常有那 外国进文来朝是 未从投父生去欲

通使去到他宅内 总归去 走送胡家金共良

利位但见吴中想 宝云当堂口移承 肉伴千紫唯受刑

谁不抽辱志皇来 宝云画供金承恩 奸贼气春至收君

万岁大劫雷霆怒 皆因乃 旧里情由了不收

宝云信宣拿宗口 御封云阳新市中 可怜我

一门忘却肩刀刺 男女不少弄一坑 志天不絶忠良臣

走脱宗父二弟兄 宝云流落又失教 幸方中鬼吞成亲

齐平山 弟兄又了 会屈落草为录林

生了五下与合中 这算是 苍天重佑长成入

今日来到要果郎 未是合家肉垣坟 我中乞

欲代偷把故去上 大恐当今不安呀 里了了里一夕活

那一傍 道气坏了久恨招灾惹村中人人